台大日本語文研究 9
東亞異文化的異化與同化 特輯
頁 181-213

芥川龍之介〈南京的基督〉與福樓拜

西原大輔 *

摘　要

芥川龍之介〈南京的基督〉發表於《中央公論》一九二〇年七月號。作者在篇末寫道：「草擬此篇，多依谷崎潤一郎氏所作〈秦淮的一夜〉，特附筆致謝」。作家這一自行注明出典的行爲，其實是爲掩蓋〈南京的基督〉作品題材的真實來源而施的障眼法。居斯塔夫・福樓拜的〈聖朱利安傳奇〉才是真正的來源。

關鍵詞：芥川龍之介、南京的基督、福樓拜、谷崎潤一郎、秦淮之夜

* 日本廣島大學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kutagawa Ryūnosuke's "The Christ in Nanking" and Flaubert

Nishihara, Daisuke *

Abstract

Akutagawa Ryūnosuke published his short story "The Christ in Nanking" on *Chuōkoron* July 1920. At the last part of the story, the writer claims that he owes very much to "A Night in Qinhuai" by Tanizaki Jun!ichiro in creating his own work. This explanation by the author himself, however, was a kind of camouflage for the real material. Actually, Akutagawa depended on "St. Julian " by Gustave Flaubert.

Keywords: Akutagawa Ryūnosuke, The Christ in Nanking, Flaubert, Tanizaki Jun'ichiro, A Night in Qinhuai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roshima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芥川龍之介「南京の基督」とフロベール

西原大輔 *

要　旨

芥川龍之介「南京の基督」は、一九二〇（大正九）年七月号の『中央公論』に発表された。作者は「南京の基督」の末尾に、「本篇を草するに当たり、谷崎潤一郎作「秦淮の一夜」に負う所少からず。付記して感謝の意を表す」と記している。しかし、作家自身によるこの出典の明示は、実は「南京の基督」の真の材源を隠蔽するためのめくらましに過ぎなかった。真の材源は、ギュスターヴ・フロベールの「聖ジュリアン」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芥川龍之介、南京の基督、フロベール、
谷崎潤一郎、秦淮の夜

* 広島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助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芥川龍之介〈南京的基督〉與福樓拜

西原大輔 著
(陳 愛華 譯)

導言

芥川龍之介〈南京的基督〉發表於《中央公論》一九二〇年七月號。作者在篇末寫道:「草擬此篇,多依谷崎潤一郎氏所作〈秦淮的一夜〉,特附筆致謝」[1]。如果作家這一自行注明出典的行爲,其實是爲掩蓋〈南京的基督〉作品題材的真實來源而施的障眼法,那麼迄今爲止的芥川研究者可就都上了這位理智作家的大當了。

芥川所依〈秦淮的一夜〉,指的是谷崎潤一郎的短篇〈秦淮之夜〉(一九一九年)。谷崎潤一郎從一九一七年左右開始發表所謂「支那趣味」的作品。一九一八年他第一次到中國旅行,隨後以在南京的真實經曆爲題材,創作了〈秦淮之夜〉。作品中寫到一個日本遊客買下一名可愛的南京少女,遊客滿懷對少女的憐愛,欣喜萬分地將她擁在懷裏。與谷崎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寫出〈秦淮之夜〉不同,芥川寫作〈南京的基督〉完全仰賴文字資料。芥川實際造訪南京是一九二一年五月的事,一九二〇年六月執筆〈南京的基督〉時,他還一次也沒有去過中國。

〈南京的基督〉的主人公是十五歲的南京賣笑女子宋金花。她本是虔誠的基督徒,卻感染了梅毒。這個誠實的少女因爲害怕會把病傳染給別人,堅持不接客人。可是有一次,來了一個酷似她房中牆上所掛受難基督像的洋人,金花委身給了他。很快,金花的梅毒奇跡般地好了,這使她相信那個洋人就是基督的化身。然而,來到南京的「年輕的日本旅行家」卻知

[1] 芥川龍之介〈南京的基督〉的引文均引自《芥川龍之介全集》第 6 卷(岩波書店,1996),236-253 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道，那個洋人並不是什麼基督，而是一個名叫 George Murry 的日美混血兒。他不禁想，「爲了這女子，我是應該把事情向她挑明呢，還是緘口不語，讓她永遠去作西方古老傳說的那種夢呢」。

一、〈秦淮之夜〉與〈南京的基督〉

首先，逐字逐句的比較〈秦淮之夜〉與〈南京的基督〉，我們會意外地發現，這兩部作品中相通的詞語很少。不要說「多依」了，簡直是「所依處極少」。源於谷崎作品的，僅有「南京奇望街」「秦淮夫子廟」「姚家巷警察署」「利涉橋邊的飯館」四個地名，以及「西瓜子」「翡翠耳環」「黑綢子上衣」「昏暗的燈光」「陰鬱」「桌子」「椅子」「藤床」「毯子」「壁紙」等寥寥數語。少女的名字「宋金花」，有可能是取自〈秦淮之夜〉裏「花樣兒金片鑲翡翠玉的耳環」一句，但這也不過是推測罷了。

另外，〈南京的基督〉中也有讓人聯想到谷崎潤一郎〈美食俱樂部〉(一九一九年)的地方。宋金花做夢那一段裏，出現了「燕窩、魚翅、蒸蛋、熏魚、烤乳豬、海參湯」等菜肴。羅列中國菜的菜名是谷崎喜好的表現方式，在〈人魚的歎息〉(一九一七年)、〈支那的料理〉(一九一九年)以及〈美食俱樂部〉中都有類似描寫。〈南京的基督〉的以下片斷，就明顯地受到以匪夷所思的中國菜爲作品中心內容的〈美食俱樂部〉的影響。

> 當桌上的餐具只剩下一件時，隨即又有新的菜肴彌漫著熱乎乎的香味，不知從什麼地方送到了她的眼前。剛想吃尚不及伸箸時，紅燒野雞張開翅膀，碰倒紹興酒瓶，撲撲地向室內天花板飛去。

早在〈南京的基督〉之前，芥川就已經嘗試過借鑒谷崎作品來進行創作的手法。在作品〈魔術〉中，芥川將谷崎潤一郎的短篇〈哈桑・康的妖術〉裏的人物馬迪拉姆・密斯拉借來作主人公。〈魔術〉發表在一九二〇(大正九)年一月的《紅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也就是在寫作〈南京的基督〉的大約半年前。可見，把谷崎的作品加以脫胎換骨，進而寫出自己的作品，並不是〈南京的基督〉裏初見的手法。

如此看來，芥川龍之介確實從谷崎潤一郎的所謂「支那趣味」作品中得到了不少創作靈感。但同時也要看到另一個事實，即〈南京的基督〉這篇作品借鑒〈秦淮之夜〉之處，僅止於小說的舞台設定。芥川不過是從谷崎作品中獲取了一些有關中國地名和作爲宋金花生活背景的中國式風俗的資訊。而〈南京的基督〉中的基督教，或是迷信、信仰等與核心內容密切相關的部分，則與谷崎作品毫無關聯。由此，我們不得不說，作者自己作的注腳「草擬此篇，多依谷崎潤一郎氏所作〈秦淮的一夜〉，特附筆致謝」，在解讀作品上並無多大意義。

那麼是不是說，〈南京的基督〉除了中國南方都市這一小說背景，其餘都完全是芥川的獨創，不存在對其它作品的借鑒呢？非也。〈南京的基督〉很有可能借用了其它作品的題材。

有一種看法，認爲志賀直哉的〈小學徒之神〉(一九二〇年)是〈南京的基督〉所借鑒的原典[2]。我不完全否認志賀作品賦予芥川靈感的可能性，但我認爲〈小學徒之神〉不應該是最根本的典據。第一，兩者的共同性僅僅體現在加入附記這一手法，即〈南京的基督〉篇末的點明那個洋人根本不是什麼基督而是一個名叫George Murry的日美混血兒那一段上。就算這一手法是芥川從〈小學徒之神〉學到的，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創作上的靈感，對作品的影響非常有限，不能稱是典據或題材。再者，就關鍵的結尾部分而言，兩篇作品也大有不同。在〈南京的基督〉的最後章節，宋金花相信洋客人是基督的想法被揭示出不過是個迷信。而〈小學徒之神〉中，請仙吉吃壽司的並非上帝、仙人、五谷神而是貴族院議員A這一點在作品一開始就已爲讀

[2] 鷺只雄〈〈南京的基督〉新考——芥川龍之介與志賀直哉〉，石割透編《芥川龍之介作品論集成》第 3 卷（翰林書房，1999），123-137 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所知曉，不是最後才被點穿的。

兩篇作品的結尾方式似是而非，斷言〈小學徒之神〉就是〈南京的基督〉所據原典的說法可以說是十分牽強。同時，那種認爲作者爲了避免人們由「娼婦（金花）之神（基督）」聯想到〈小學徒之神〉而刻意地將作品命名爲〈南京的基督〉，意在要「切斷」將〈南京的基督〉與〈小學徒之神〉聯系起來的「讀者自然的推理思路[3]」的說法，也純屬臆測。因爲不存在〈南京的基督〉的標題與〈小學徒之神〉有關的任何證據。那麼，作品題材到底源於何處呢？其實，福樓拜的〈聖朱利安傳奇〉才是真正的來源。

二、芥川與〈聖朱利安傳奇〉

居斯塔夫・福樓拜（一八二二—一八八〇）創作〈聖朱利安傳奇〉(La Légnde de saint Julien l’Hospitalier),是在一八七五(明治八)年九月到翌年二月,他在布列塔尼海岸的時候。到了一九七七年，他把〈聖朱利安傳奇〉和另兩篇作品〈淳樸的心〉〈希羅蒂亞〉並在一起，以《三故事》(Trois Contes)爲題出版。在福樓拜出生地盧昂的大教堂北面側廊的彩繪玻璃窗上，繪有聖朱利安的傳奇故事，這無疑是這位法國作家從小就耳熟能詳的「西方古老傳說」。

朱利安出生在一個既富裕又善良的城堡主的家裏。他出生那天夜裏，父母被天使告知，這個兒子將成爲聖徒。長大後朱利安學會了狩獵而且對此十分入迷，不斷地殺戮動物。有一天，他捕殺了鹿的一家，公鹿臨死前對他預言道:「你總有一天，會殺死你的父母的！」年輕人感到恐懼，於是逃出父母居住的城堡。

朱利安加入了路過的一支軍隊。他十分勇敢，在戰場上大

[3] 同註 2，129 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顯身手。後來，他解救了奧克西達尼亞的皇帝並娶了皇帝的女兒，過上了悠閑的日子。一天，正巧他外出的時候，年老落魄的父母前來投奔他。妻子安排兩位老人睡在朱利安的床上。一無所知的朱利安回到家中，發現有男人躺在自己的床上，以爲是與妻子私通，錯將雙親殺死。辦完父母的葬禮，朱利安舍棄一切，成了一名乞丐。

經過一段時間的流浪，朱利安來到一條大河邊，築起通向河心的堤道替人擺渡。他只想用餘生爲他人做一點好事。一天夜裏，來了一個醜陋的痲風病人。病人不斷叫餓了，渴了，好冷，善良的朱利安毫不吝嗇地供他飲食，讓他取暖，還把床讓給他。下面我把〈聖朱利安傳奇〉中最精彩的結尾部分引用進來。

後來，他連眼皮也合攏了。

「我的骨頭像結了冰哪！快過來躺在我身邊！」

朱利安揭開篷布，躺到枯葉上，緊緊地挨著他。

他轉過頭來說道：

「脫掉衣服，讓我用你的體溫暖暖身體！」

朱利安脫光衣服，就像出生那天一樣，一絲不掛。然後，他重新躺下。他感到痲風病人的皮膚貼著他的大腿，那皮膚比蛇皮還冷，跟銼刀一樣粗糙。

他極力使痲風病人振作起來，可是痲風病人揣著粗氣說道：

「我要死了！……再靠近點，暖暖我的身體！不要用手！不！用你的整個身體！」

朱利安撲到他身上，和他嘴對著嘴，胸貼著胸。

痲風病人用兩手把他緊緊摟住；突然，他的眼睛像兩顆星星，光芒四射；他的頭發像太陽光線，向四處舒展；他呼出的鼻息如玫瑰般芳香馥鬱；同時，土灶上面升起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片香雲，河裏濤聲陣陣如唱歌。朱利安在昏昏沉沉中體驗到一陣莫大的快慰，那是人間不曾有的喜悅，如潮湧般滋潤他感恩、渴望的心靈；那緊緊摟著他的人逐漸變大，愈來愈大，他的頭和腳伸抵到窩棚的兩壁。屋頂飛去，露出萬裏長空——朱利安和救世主耶穌面對面升向廣闊的藍天。耶穌把他帶進了天國。

這就是富有同情心的行善者朱利安的故事。大致跟我敘述的一樣，就記在我們家鄉大教堂的花玻璃窗上。[4]

那麼，芥川龍之介是怎樣讀到〈聖朱利安傳奇〉，讀的又是哪個版本呢？他能夠閱讀法文書，有直接從法文原版接觸到福樓拜的可能性。但種種跡象表明他實際上讀到的是森鷗外翻譯的〈聖朱利安傳奇〉。森鷗外翻譯的〈聖朱利安傳奇〉最早是連載在一九一〇（明治四十三）年五月到七月的《太陽》雜志上，同年稍後收錄於《現代小品》。許多人都知道，文豪鷗外在自己創作的作品之外還留下了大量的翻譯作品。對於鷗外這些自德文版本譯出的譯著，小堀桂一郎盛贊道:「他所翻譯的文章也是十分精彩」「文體嚴整簡潔，格調高雅，鮮明地勾勒出影像的輪廓」「能夠經由鷗外之筆譯到日文，堪稱文學史上一大幸事」[5]。

森鷗外所譯〈聖朱利安傳奇〉是在一九一〇（明治四十三）年連載於《太陽》雜志，而芥川執筆〈南京的基督〉是在一九二〇年六月，二者之間間隔了大約十年。如果二者間存在借鑒關系，這個時間間隔也許略顯長了一點。但芥川在〈南京的基督〉誕生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及五月的〈新小說〉上發表過〈克利斯多夫羅上人傳〉，這篇作品受了〈聖朱利安傳

[4] 森歐外譯〈聖朱利安傳奇〉的引文均引自《鷗外全集》第 6 卷（岩波書店，1972），511-552 頁。
[5] 小堀桂一郎《森鷗外——文業解題（翻譯篇）》（岩波書店，1982），69 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奇〉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毫無疑問，從一九一九年到翌年爲止的這段時間，芥川對福樓拜〈聖朱利安傳奇〉一直抱持著很大的興趣。

寫作〈克利斯多夫羅上人傳〉後的第二年，也就是創作〈南京的基督〉的同一年即一九二〇（大正九）年，芥川還寫了一篇短文〈聖朱利安物語〉。在這篇文章中，芥川稱贊前文所引〈聖朱利安傳奇〉的結尾部分說，「末段升天之數行（朱利安脫光衣服擁抱痲風病人之後）技巧妙不可言。可以形容爲好似萬丈光芒忽然自腳底迸發出來一般」[6]。芥川還在〈聖朱利安物語〉中提到了收錄〈聖朱利安傳奇〉在內的森鷗外翻譯作品集《現代小品》，無疑芥川就是透過鷗外的日文譯本接觸到福樓拜作品的。另外，在斷片〈一條鞭子及其它（暫題）〉（一九二六年前後）裏，芥川也說「最吸引我的是聖徒、福者的傳記」[7]。這些證據充分證明執筆〈南京的基督〉這段時期，芥川一直保持著對〈聖朱利安傳奇〉強烈的興趣。

三、〈南京的基督〉與〈聖朱利安傳奇〉

事實上，芥川龍之介〈南京的基督〉與福樓拜〈聖朱利安傳奇〉有很多相同的特征。首先，〈南京的基督〉有一個特點，就是頻繁使用講述古代傳說時必需的詞語「有一」「一」（或る）。小說從「有一個秋天的深夜」寫起，舞台擺在「南京奇望街一戶人家」。文中有「於是有一日」「第二年春天的一個晚上」等字句，還頻繁出現「於是」「可是」這類講述式的語調中特有的連詞，例如寫洋人進屋來那一段就以「此時，正好就在此時」一句開頭。

拿這些特征與森鷗外譯〈聖朱利安傳奇〉對照就會發現二

[6] 芥川龍之介〈聖朱利安物語〉的引文均引自《芥川龍之介全集》第 22 卷（岩波書店，1997），308-309 頁。
[7] 《芥川龍之介全集》第 23 卷（岩波書店，1998），221 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明顯類似。〈聖朱利安傳奇〉裏也頻繁出現「有一」「一」這樣的用法。具體例子有「有一天在寺廟儀式的間隙」「有一天他來到寺廟」「一天早上從花園裏」「那是一個冬日的清晨」「那是一個夏天的晚上」「有一年八月某日的黃昏時分」「於是有一天朱利安」「一天夜裏朱利安在睡夢中」等等，不勝枚舉。

如果注意一些細節，我們會發現兩者間的更多共同點。在朱利安的城堡有「掛在牆上凹處的象牙基督像」，而宋金花的房間「就在鼻子跟前的牆上有個彎釘子，上面恭恭敬敬地掛著一個小黃銅十字架」。〈聖朱利安傳奇〉的痲風病人「嘴裏吐著令人作嘔的臭氣」，〈南京的基督〉的洋「客人嘴裏吐出的氣帶有一股酒腥味」。與痲風病人「神態中卻有種帝王的尊嚴」相對應，洋客人「那副樣子使金花感到像是充滿了一種親切的威嚴。」

〈南京的基督〉中對於奇跡的描寫也與〈聖朱利安傳奇〉的結尾部分類似。我們一邊和先前引用過的〈聖朱利安傳奇〉片斷比較，一邊來讀這一段。

> 客人把手伸進褲兜裏，弄得錢幣嘩嘩響，眼裏依然含著笑，一時癡情的直望著金花站立的姿態。突然，客人眼裏的微笑變成了帶熱的光，他猛地從椅子上站起來，使勁把金花緊緊地摟在帶酒腥味的西服手腕裏。金花完全失去了理智，戴有翡翠耳環的頭無力地向後仰，蒼白的臉頰上仍帶有鮮紅的血色，兩只眼睛蒙朧地看著貼到了鼻子跟前的客人的臉。面對這個奇怪的外國人，是讓他在自己身上為所欲為，還是為了別把病過給他而拒絕她的親吻，眼下已不及多作思考了。金花把自己的嘴交給了這位滿是胡須的客人的嘴，此時，她只知道像燃燒一般的戀愛歡情，初次體會到的戀愛歡情，猛烈地向她心頭湧來……

〈聖朱利安傳奇〉裏寫「突然，他的眼睛像兩顆星星，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芒四射；他的頭發像太陽光線，向四處舒展」,〈南京的基督〉中就寫「眼裏的微笑變成了帶熱的光」。福樓拜作品裏有「那是人間不曾有的喜悅，如潮湧般滋潤他感恩、渴望的心靈」一句，芥川作品中就有「像燃燒一般的戀愛歡情，初次體會到的戀愛歡情，猛烈地向她心頭湧來」。那一刻，「麻風病人用兩手把他緊緊摟住」，而洋人亦是「使勁把金花緊緊地摟」住。一邊是朱利安和麻風病人「嘴對著嘴，胸貼著胸」，另一邊則有「金花把自己的嘴交給了這位滿是胡須的客人的嘴」。同時，兩段引用中都包含了從與不潔、令人生厭的男人同衾到後來心情急轉爲歡欣愉悅的變化。這中間雖然有戀愛的歡欣與宗教的歡欣的聖、俗之別，但二者的構思是非常相近的。

另外，〈南京的基督〉裏寫到宋金花和洋人共度的那一個甜蜜夜晚，「金花的夢像煙雲一樣，從帶塵土味的帳子裏，向房上的星空高高升去」。這與〈聖朱利安傳奇〉結尾部分「屋頂飛去，露出萬裏長空——朱利安和救世主耶穌面對面升向廣闊的藍天。耶穌把他帶進了天國」一節十分相似。「床」「屋頂」「星空」「高高升去」等等，簡直就是〈聖朱利安傳奇〉的翻版。「光」這一要素在兩段引用中都起到重要作用：〈聖朱利安傳奇〉裏寫道「突然，他的眼睛像兩顆星星，光芒四射；他的頭發像太陽光線，向四處舒展」，而〈南京的基督〉中除了洋人「眼裏的微笑變成了帶熱的光」一處之外，還寫道「這個外國人頭上方一尺左右懸掛著一個很像娥眉月似的光環」。

兩篇作品的相似性還體現在以下方面。朱利安的窩棚與宋金花的房間都非常的簡樸。〈聖朱利安傳奇〉裏寫「一張小桌、一個小凳、一張枯葉墊成的床鋪和三只陶杯，就是他的全部家當」。同樣，〈南京的基督〉裏寫道，「壁紙脫落的房間角上，有一張露著毯子的藤床，掛著帶塵土味的帳子。桌子那邊，有一把同樣陳舊的椅子，像被遺忘了似地扔在那裏。除此之外，無論往哪裏看，都找不到一件像裝飾品之類的家具」。還有，「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風病人」和「梅毒」這樣的傳染性疾病在兩篇作品中都具有重要意義，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共同點。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放到〈南京的基督〉的句尾，還會發現文中敘述部分幾乎都是以「た」形結尾。「であった」「があった」「てあった」「ていた」「なかった」「らしかった」「した」「になった」「てしまった」，從頭至尾堅持以「た」結尾的句式，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例外之處，只有洋人闖進房間來那一幕裏的「也許是那個勢頭過猛吧」和「客人年約莫有三十五六歲」兩句，以及宋金花夢醒的一段中「也許是因爲聽到油漆門那邊傳來了那個奇怪的外國人的腳步聲吧」和「喚起了記憶吧」的兩處，共計四處。也就是說〈南京的基督〉的作者爲了避免文體單調，堅持重複使用「た」形句子，也堅持依時間軸敘事。而翻譯名家森鷗外在〈聖朱利安傳奇〉裏雖不能說是一直堅持使用「た」結尾，但可以說〈南京的基督〉的敘事手法與〈聖朱利安傳奇〉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

同時，兩篇作品在結尾部分也有相反之處。〈聖朱利安傳奇〉的結尾點明醜陋的痲風病人原來竟是基督的化身。而在〈南京的基督〉裏，宋金花認定是基督的男人最後被揭露出其實只是一個混血無賴。這應該稱得上是芥川龍之介創作過程中的重頭戲。如何將聖人傳記的高潮部分成功地顛倒過來，這才是作家苦心構思的地方。

芥川龍之介這種利用森鷗外譯作中的素材進行創作，又隱瞞事實若無其事地加以發表的行爲，〈南京的基督〉並不是第一次。例如一九一五年發表的〈羅生門〉就被指出打著借用《今昔物語集》素材的幌子，實際是改編自森鷗外譯的弗雷德利克・布特〈橋下〉(一九一三年譯)。另外，芥川的〈青年與死〉，作者稱是借鑒了《今昔物語集》，實際上卻是以森鷗外譯霍夫曼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塔爾〈傻子和死神〉爲題材[8]。〈南京的基督〉也是芥川以同樣的手法創作的，篇末那句「草擬此篇，多依谷崎潤一郎氏所作〈秦淮的一夜〉，特附筆致謝」不過是用來欺瞞讀者、掩飾題材真實來源的手段罷了。

不過，在〈南京的基督〉裏還是有一個地方觸到了題材來源的秘密。小說末尾，「年輕的日本旅行家」想道，「爲了這女子，我是應該把事情向她挑明呢，還是緘口不語，讓她永遠去作西方古老傳說的那種夢呢」。這裏的「西方古老傳說」六字十分重要，可以由此推測出福樓拜的〈聖朱利安傳奇〉。迄今爲止從來沒有研究者注意到這一點，也沒有人推敲過這究竟是暗指那一部作品。但其實芥川對於題材的掩飾，在這裏是露出了馬腳的。

四、創作動機

那麼，芥川龍之介爲什麼會被福樓拜的〈聖朱利安傳奇〉打動呢？〈聖朱利安傳奇〉又爲何能促使這位日本人作家創作出〈南京的基督〉呢？有一種看法認爲〈南京的基督〉表達了信仰與知性之間的矛盾。宋金花因爲無知才會把偶遇的外國客人認作基督而體驗到幸福，透過〈南京的基督〉這篇作品，芥川是想提出知性究竟能否帶給人們幸福這樣一個問題。

但是我認爲，這樣的解釋沒有觸及到創作的本質，芥川龍之介不見得是爲探討信仰與知性背馳的主題而寫作〈南京的基督〉的。這部短篇的魅力不應當在於如此淺薄的哲學議題。至於作品主題是要表達迷信可以帶給人幸福，還是要揭露迷信的危害，也不必過多地深究。因爲〈南京的基督〉之所以吸引讀者，原因在於它出色的寫作技巧與描寫手法。技巧的考究與細致的描寫才是支撐這部作品的力量，也是芥川龍之介爲自己設

[8] 小堀桂一郎《森鷗外的世界》（講談社，1971），368-397 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置的目標。

我們先來看看與〈南京的基督〉寫在同一年的〈聖朱利安物語〉。這是一篇福樓拜〈聖朱利安傳奇〉的讀後感，在《芥川龍之介全集》中只占到短短兩頁篇幅。在〈聖朱利安傳奇〉裏，卷首的預言起到重要的作用。對此，芥川稱贊道：「若論技巧，二奇幻際遇各有其趣而皆具震懾力，凡人寫手當難爲之」。對接下來的鹿的預言，芥川也注意到其在情節展開上的作用，稱其爲「使上述兩種不同預言得以同時成立的重要楔子」。芥川還寫道「先是劍劃破父親衣服，後又有飛鏢射中母親帽翎，繼而離家出走，步驟甚自然」，可見他對情節展開的步驟也很留意。

芥川的興趣，還在於福樓拜的描寫手法。這位日本作家連連贊歎福樓拜的描寫手法：「朱利安於城內外之生活描寫極爲精妙」「母鹿之描寫殊爲可愛帶中世紀風格」「朱利安生活（內外兩面）之描寫皆巧」「朱利安行獵爲鳥獸戲弄一節在全篇中當與結尾處同列千古描寫之冠」「奇跡逐漸累積是以道破基督身分之處亦甚自然」。芥川最爲稱道的是〈聖朱利安傳奇〉的結尾部分：「末段升天之數行（朱利安脫掉衣服擁抱痲風病人之後）技巧妙不可言。可以形容爲好似萬丈光芒忽然自腳底迸發出來一般」。歸根結底，芥川感興趣的都是「技巧」「描寫」「步驟」等敘述技法，而不是作品的主題。

一九二〇年七月發表〈南京的基督〉這段時期，芥川有很多作品都提及福樓拜的〈聖朱利安傳奇〉或是受到其影響。一九一九年三月的〈克裏斯多夫羅上人傳〉、同年九月的〈朱利亞諾・吉助〉、一九二〇年的評論〈聖朱利安物語〉、稍後的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書評〈豬・鹿・狸〉，這些文章特別是小說中均可明顯看出〈聖朱利安傳奇〉的技法及詞句的影響。尤其〈克利斯多夫羅上人傳〉，不僅聖人傳這一作品形式受到福樓拜作品的啓示，主人公成爲擺渡人這一點以及偶然路過的人物原來是「耶穌基督」這一結尾設定，都是在毫不客氣地模仿〈聖朱利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安傳奇〉。

〈朱利亞諾・吉助〉的主人公「朱利亞諾」的名字也明顯受「朱利安」的影響。並且,〈朱利亞諾・吉助〉結尾部分的「這就是散見於長崎著聞集、公教遺事、瓊浦把燭談等的朱利亞諾・吉助的一生」[9]一句,應該是模仿〈聖朱利安傳奇〉最末一行「這就是富有同情心的行善者朱利安的故事」。芥川對福樓拜的〈聖朱利安傳奇〉傾倒到了如此程度。他應該不是被基督教信仰所打動,而是感受到了作爲文學作品的聖人傳的魅力。正如他自己所說,「對他們舍身的事跡感到心理上及戲劇上的趣味,所以才對基督教產生了好感」,「而對基督教的信仰始終冷淡」[10]((〈一條鞭子及其它(暫題)〉)。

換言之,〈南京的基督〉創作的動機在於對文學技法的興趣而非信仰問題。而眾多國文學研究者討論至今的信仰、迷信、幸福等主題,應該說對於作者本身而言其實並不重要。另外,「支那趣味」這一當時最新的流行,也從另一側面證明了〈南京的基督〉誕生自作者對於文學技法的關心。

谷崎潤一郎在一九一七年發表了同是以南京爲舞台的〈人魚的歎息〉。翌年谷崎到中國旅行,其後又接連創作了許多「支那趣味」的作品。他一九一九年寫了〈美食俱樂部〉〈蘇州紀行〉〈秦淮之夜〉〈觀支那戲劇記〉〈支那的料理〉〈西湖之月〉〈一個漂泊者的面影〉〈天鵝絨之夢〉等篇,又在芥川發表〈南京的基督〉的一九二〇年寫了〈蘇東坡〉〈鮫人〉,一九二一年發表了〈鶴唳〉〈廬山日記〉,一九二二年寫了隨筆〈也談支那趣味〉,稱得上是寫作「支那趣味」的第一人。

芥川龍之介一直很留意谷崎潤一郎的「支那趣味」。他在《支那遊記》中反複提到谷崎,可見谷崎的「支那趣味」對他的影響之大。毋庸置疑,寫〈南京的基督〉時,芥川自己也產生了

[9] 《芥川龍之介全集》第 5 卷(岩波書店,1996),98 頁。
[10] 《芥川龍之介全集》第 23 卷(岩波書店,1998),221 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嘗試寫作異國趣味作品的強烈願望。然而，僅靠「支那趣味」很難超越谷崎。因爲芥川既不及谷崎知曉中國的風物，又沒有親自踏上過中國大陸的土地。他就是因此才借鑒福樓拜〈聖朱利安傳奇〉的技巧及情節安排，試圖寫出與谷崎風格相異的「支那趣味」作品的吧。

此時，想盡量隱瞞創作過程中的關鍵——〈聖朱利安傳奇〉的念頭主宰著芥川，使得他一面坦承「西瓜子」「翡翠耳環」「紫檀的椅子」等異國趣味的細部描寫是學自谷崎，一面卻極力掩蓋借鑒福樓拜〈聖朱利安傳奇〉手法的事實，假裝是自己的獨創。可以想見，「草擬此篇，多依谷崎潤一郎氏所作〈秦淮的一夜〉，特附筆致謝」一句，就是在這樣的心理之下被添加進作品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